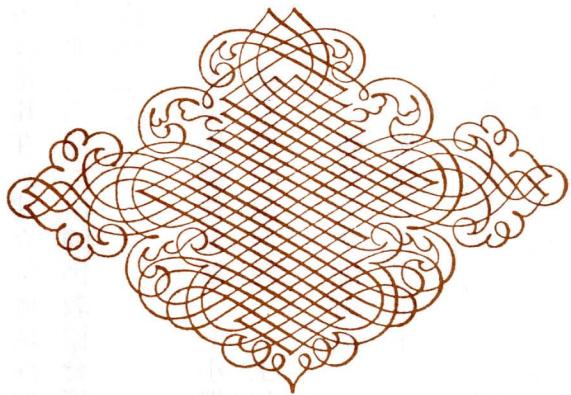


# 陳海量居士及其詩作



畢生盡瘁於佛教弘法事業，經過二十五年艱險坎坷的陳海量居士，雖已名聞國內外佛教界，但他的生平及其「窮而後工」在繩縛中慷慨蒼涼的詩作，則佛教同仁知之者尚稀。本文之作，筆者誠有責無旁貸者矣。

陳海量居士名立鰲，初自號及用作筆名者爲拜善，及其辭離大法輪書局，到上海市佛教青年會內創辦大雄書局以後，一直是以海量爲名的。浙江天台縣人，生於一九〇九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自幼勤奮好學，善詩文。初在當地機關任會計等工作。抗戰前，弘一法師在慈溪五磊山說法，前去皈依執弟子禮隨從修學，從此深研教理，勇猛精進，以身許法，以苦爲師。約在一九三八年應上海大法輪書局陳無我居士之邀，辭離家鄉赴上海協助編輯『覺有情』半月刊。其時他和無我居士相依如父子師徒，無我居

鄭頌英

士主持出版和主編之外，所有營業、記賬、出納、校對、寄發等一應事務，皆海量居士一肩荷擔，夜以繼日，不辭勞瘁！而待遇菲薄，家寶仍在梓里。所以他在遇難前的詩只有身世、結構、懷家、携家來滬等的若干首，而離騷哀怨的詩情雅雜，則多在遇難以後。所以『孤雁吟』上、中、下篇各七絕十首，上、中篇是一九五五年前在滬之作，下篇以後的詩則都是遠戍後之筆了。今選『孤雁吟』中十首作爲他前期詩的代表作：

天台城外芳草萋  
石橋烟柳過清溪  
西茅五里松風道  
處處枝頭鳥亂啼

繞宅青松茅氏村

竹籬老屋矮柴門

春來小院梅花放

疏影清香供釋尊

茅家有女名婉莘

皓齒明眸綽約身

舉止端莊言語寡

三生石上結喜姻

長齋奉佛從夫婿 脂粉香脂不上嶺

爲愛霞崖立雪處 故移寒舍入深山

佛隴凌雲高萬丈

百拜舍利同瞻仰

採花獻佛折芙蓉 白玉瓶裝虔供養

華翰忽忽海上來 殷殷招我于山隈

娥眉聞訊容顏減 此日離家何日回

河山破碎恨何之 劫火餘生哭導師  
野渡蒼茫沉落日 法門寥寂想遺規

吳宮衰草千秋夢 犀舍雙林七衆悲

淒絕香光人去後 空留明月照豐碑

以上六首是其家世、聯姻、遷家山居、佛化家庭、到上海工作一段的記敘，已見詩才不凡了。到一九四九年，上海佛青遷至武勝路一五三號新址後，我們集資請海量居士出來辦大雄書局。

其後，他法緣最深的弘一大師圓寂時，又編集了『弘一大師永懷錄』。

約又二年後，他才携眷來滬居於淮海中路佛青的舊址內。下面的四首是其在滬建立伉儷情深的佛化家庭，到一九五五年八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孰知去而不返的一段情景：

千里移家住滬濱 小樓裁剪舊翻新  
停針問我歸何晚 工作今朝可苦辛

新秋七夕悟桐路 挽手乘涼踏月行  
惋惜人天多恨事 蓮池並蒂訂來生

長空似水夜雲清 小閣秋燈無限情  
伴誦不知香已燼 打窗落葉透秋聲

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方子藩、鄭頌英、李行孝、陳海量居士四人作爲上海佛青的代表同車赴京參加會議。在左的路線下，就在九月五日的歸程中，車到上海

抗日戰爭的後期，被尊爲淨土十三祖的印光大師在靈岩山寺端坐生西後，全國的哀悼詩文彙編成『印光永師水思集』，亦出於他的手筆，並有懷印光大師詩云：

收拾行裝去北京 門前相送暗然行  
豈知別易歸非易 惆悵南飛孤雁聲

真如時，鄭、李、陳三人即被逮捕，上海佛青亦隨即結束了。

至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我們三人同庭宣判反革命罪，並赴青海服刑改造，雖同在海南塘格木農場，而分隔甚遠。海量居士的「觀海樓詩存」，就在這個青海草原二十年囚衣生涯中的寫作爲其主要部份的。這部份的詩篇也是他文藝才華的精萃吧！選錄如下：

懷弘一大師

南國傳燈法乳恩

三衣一鉢仰師門

斜風斜雨梅山寺

坐聽吾師話釋尊

懷陳無我居士

無情歲月如流水

十載投荒別我師

安得東歸黃歇浦

登門却話別離時

西寧遇李行孝居士又言別 六首

萍踪已是三年別

邂逅驚看兩鬢霜

誰識飄零青海客

靈山受囑異尋常

家住滻西中一村 孟嘗慷慨客盈門

非緣彈鋏延佳士 爲報如來說法恩

貝葉同翻歇浦濱

十年香火禮能仁

終朝爲法忘辛苦

湖海相逢有幾人

河口道中懷徐恒志居士

天南地北同行脚 去住如今難再約

忽憶江灣夜月明 一肩行李辭吳越

此別深知不再逢 飄流湖海各西東  
因緣聚散原如幻 踪跡何妨任轉蓬

收拾行裝起五更 西寧小住望南行  
秋山客路飄黃葉 斜照重添握手情

懷鄭頌英居士 六首

病榻殘燈夜雨聲 殷勤寄語慰離情

可堪往事重追憶 月下同車上北京

碧雲寺裏共徘徊 花徑無人長綠苔

五百聖僧無一語 鷓鴣飛上石蓮台

繅綾度生思紫柏 臨刑入定仰憨山

負經入獄尋常事 跌坐南樓學掩關

文章經綸鄭居士 海上當年懸法幢

燈下談經千指繞 夜深歸去帶寒霜

身世誰憐李卓吾 焚書一帙獄燈孤

子規啼血三更冷 覺道原來一字無

同是如來座下人 千錘百煉不嫌頻

苦修合是吾儕事 六代傳燈付負薪

百城烟水萬重山 西出蘭州第一關

何日重逢訴一語 故人無恙得生還

懷孫常權居士（天台同鄉）

白雲紅樹半山村

覺道與誰可共論

十五年來嗟死別

七千里外愧生存

赤城舊事傳衣鉢

黃卷論文入佛門

含笑預期歸淨域

荒郊何必再招魂

雜感 二首錄一

豈怨遭遇豈怨人

只生歡喜不生嗔

世尊有語深須記

如是緣從如是因

感懷入獄十週年

十年去住非由己

零落風塵總不愁

貝葉翻來成獨笑

曇花謝去肯添憂

棲遲破衲千山外

踪跡浮雲萬里遊

日暮草原啼鳥盡

黃河空自向東流

天台山水名著海內，故鄉久別每爲神馳，得遜璋書因成七律：

二、

北湖疏柳拂微風  
華頂歸雲橫嶺上  
瀾迴雙澗泉聲遠  
多謝故人遙念我

映日霞崖分外紅  
清溪落雁隱葦叢  
夕照寒岩峯影重  
何時看瀑石橋東

思親 二首錄一

千尺丹崖駐紫霞  
傷心黃土壅親骨

至今遊子未還家  
十度天涯見落花

他也結識不少日本佛教界朋友，在聽到中日邦交恢復時，他喜形於色，賦七律以慶賀：

東望瀛洲結恩頻 同文原是一家人

鑑真東渡情何切 空海西行澤尙新

風藻有緣懷異代 櫻花無恙結芳鄰

相思畢竟重相見 携手東風萬象春

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我們在青海頭的改造隊伍，真是一日幾次埋芳草！海老在他「北荒草」的七律三闕中，既哀怨，又慷慨，可爲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吧。我們三人都不埋八槧，葬荒塚中，相繼生還，足見三寶加持不虛矣！

一、

楚辭哀怨百千章 蕭寺未聞歸紫柏  
豈嫌破笠遮衰鬢 夜雨西羌寒入夢

朔漠飄零野草荒 人間何處覓馮唐  
未必囚衣便斷腸 孤燈心事半疏茫

燒殘野火吞聲哭 白骨叢中找姓名  
雪夜揮戈斑虎窟 霜天荷戟法王城  
當年湖海眞誠跡 此日烟霞悟晚晴  
白草西風斜照裏 何人驛路問前程

三、

廿年去住非由己 零落風塵是野流  
貝葉翻來閑宇宙 蒲團冷坐謝春秋

棲遲破衲千山外

踪跡浮雲萬里遊

照顧現前無一念

有何歡喜有何愁

仰：

捐軀烈火緣何事

粉骨碎身報世尊

百萬人天齊下淚

道風千載撼乾坤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春提前釋放回上海的，到一九八一年徹底平反；而他們兩位都在一九八〇年前後才獲准以探親假回來的。

我本人有這樣的一段親身經歷，深感三寶加持之真實不虛！當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們赴京開會時，我在佛青恭請海燈法師講授穢跡金剛法，法會還沒有圓滿，一天，講經畢，向法師辭行。法師好像早知全過程而已作好準備似的，即探懷拿出一塊銅牌說：這就是穢跡金剛像，我加持過五十萬穢跡金剛咒的，今以加持你，要帶在身上勿離開。那時作為全國代表赴京開會，誰會料知去得歸不得呢？事後方感悟法師的高明！因而也體會到是定業之所致，

不生怨尤，隨緣消舊業，攝心常潛修。海量居士在那個時期的兩種實踐是令人敬佩的：在服刑期間，每月有兩天改善生活吃葷菜，並且只有葷食，你如不吃，就得挨餓一天，他寧挨餓而堅持素食！他還誠摯善巧地以佛法教化於人，就連一個管教他的隊長也被勸化信佛了。因衣說法度生，真是千古奇聞！

他於一九七九年冬返滬。一九八〇年十月在紀念轉逢長老百年誕辰一律：

書劍飄零別雪峯

三生石上忽相逢

不因舒指見明月

豈得低頭拜大雄

南渡浮杯千島遠

西行飛錫萬山東

瀟瀟風雨苦菲盡

誰擊人間夜半鐘

一九八一年，他被選為第四屆上海市佛教協會理事。一九八二年，當我們在十年浩劫經書盡付劫灰之後，發起廣印經書時，他有贈詩鼓勵：

贈頌英兄以仲敬仰

鐵肩荷擔佛家業

海內更無第二人

獨轉法輪甘盡瘁

從今大地又回春

此詩過於誇獎，實不敢當！特以風雨同舟之摯友生西前之題贈，復以他東歸之後所作不多，仍錄以存念云。

一九八一年秋，趙樸老邀他到北京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工作，任職僅數月，因病回家休養，抱病中還受旅美華僑金玉堂居士之委托，編輯《美東佛教總會成立二十週年特刊》寄贈國內外。一九八二年農曆二月二十日在滬病逝，臨終安詳念佛，現諸瑞相，成就淨業西歸，有往生記傳世。終年七十四歲，有二子一女，無垢、無憂、無瑕，皆虔誠奉佛，無忝佛化家庭矣！

海量居士常誦金剛經、普賢行願品、淨行品，能背誦如流，並倡導以此三經定為日課，其心行廣大而能安忍苦行，殆得力於此乎！居常一句佛號執持不忘，常在里弄街道上念佛經行而悞人流車流紛紜之相。他倡導在家居士用功，宜取動中修；若取靜境，則無能安心得定處矣。此是經驗談，甚可回味。哲人逝矣，紀此菩薩行，永放菩提之光！

越南吳庭艷集團迫害佛教，廣德和尚在西貢焚身抗議，新華社無線電傳真，見其端坐烈燄中，拭汗自如而示寂。詩以讚